

近代日本

反战文学作品集

● 刘振生 / 译



吉林大学出版社

(日) 黑岛传治等 / 著

大连民族大学自主科研基金项目(编号: 20150307)

近代日本

反战文学作品集

(日)黑岛传治等/著

● 刘振生 译



吉林大学出版社
JILI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近代日本反战文学作品集 / (日) 黑岛传治等著;
刘振生译.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7. 11
ISBN 978 - 7 - 5692 - 1416 - 1

I. ①近… II. ①黑… ②刘… III. ①日本文学 - 近代文学 - 作品综合集 IV. ①I313. 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305250 号

近代日本反战文学作品集

JINDAI RIBEN FANZHAN WENXUE ZUOPIN JI

作 者 (日) 黑岛传治等 著 刘振生 译

策划编辑 张树臣

责任编辑 张树臣

责任校对 冯慧心

装帧设计 张沅沉

出版发行 吉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长春市人民大街 4059 号

邮政编码 130021

发行电话 0431 - 89580028/29/21

网 址 <http://www.jlup.com.cn>

电子邮箱 jlup@mail.jlu.edu.cn

印 刷 长春科普快速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 × 1092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30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692 - 1416 - 1

定 价 9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序 言

近代中国自鸦片战争后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水深火热”“国破家亡”等是描述这一时期中国社会景象最有代表性的一些词语。

近代日本通过明治维新实现了国家的近代化，进而加入西方列强的阵营之中。日本在确定“脱亚入欧”的同时，便开始了对周边的扩张。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中最不能忘记的一页。

近代日本文人以中国为背景创作的小说、诗歌很多。本书所选的作品是以个人的亲身经历来描写和记录侵华战争时期日本军国主义给中国所带来的深重灾难；同时也在作品中记述了这场侵略战争给日本所带来的巨大浩劫。作品集有个别作品尽管创作于战后，但却是对那一时期伤痛的追忆，也是对近代日本“大陆政策”的坚决批判，体现了近代日本文人乃至战后日本文坛的几分良知。

本书选择了中日甲午战争后，主要是日俄战争时期、“九一八”事变、卢沟桥事变乃至战后初期所完成的一些作品。作品集分为小说和诗歌两部分，其中小说五篇、诗歌二十篇，合计十五位作家、诗人的作品。

本书在翻译上坚持“信、达、雅”这一基本原则，具体做法是尽量做到“译旧如旧”，“译者如作者”。

由于译者水平有限，加之时间仓促，恐怕多有翻译上的不当之处，还望各位大家、前辈、同仁批评、指正。

译者

目
录

MULU

 小 说

- 鼠坂 森鸥外/003
- 掉头的故事 芥川龙之介/010
- 苦力头的表情 里村欣三/017
- 上海 横光利一/025
- 武装的街市 黑岛传治/153

 诗 歌

- 你不要死去、献给梅兰芳 与谢野晶子/269
- 死寂之歌、岩石 壶牛繁治/272
- 战争、体温计与花 北川冬彦/274
- 死者摇篮曲、失去耕地的日子 白鸟省吾/276
- 湖畔吟、桃太郎 金子光晴/278

天地有情、荒城之月	土井晚翠/282
如此勋章、再见，桂林！	有马敲/284
送北征、颂香港	鹿地亘/288
丢失了两个红苹果	绿川英子/290
大广场、邯郸	清冈卓行/292
后记	译者/294

小

说



鼠 坂

森 鸥外

从小日向到音羽有一个往下走的称之为鼠坂的坡。据说这个地方如果不是老鼠就很难上上下下，因而得以命名。从台町到坂上常有人力车经过。在左侧有一个不像是新近梳理过的树木围成的栅栏，右侧绕着那宽阔的宅邸，有一棵巨大的松树很显眼地占据着红土地面。当你觉得从这里开始会不会就是那个坡的时候，突然斜坡变陡，变窄，转而成了羊肠小道。如果有人坐上人力车就无法下来，这自不必说，就是空车而行也无法做到能停下来。如果徒步下坡的话，遇上雨后也是十分困难，所以鼠坂还真不是徒有虚名。

在旁边长有松树的房子的阳面，以前曾经是孩子们游乐嬉戏的地方，可是就在去年的年末，开始运进来大个儿的木材和花岗岩。用牛车将其运到音羽大街来，在鼠坂的旁边打好基础，安上汽船上常有的类似称之为起重机的器械，用来吊装。有很有多工人在里面施工。有瓦匠在刨木头，石匠在切割石头，不到两个月，就建起了一个和洋折衷的二层建筑。四周有高墙环绕。最终，一个漂亮的宅邸就这样完成了。

近处的人很是吃惊。从木材最初开始被运进来的时候起，就有人怀疑谁会来建。之后一打听核对，说是一个叫深渊的人。深渊这个人不是什么大官，也不是什么实业家，不知道他到底是一个什么身份。其间不知是谁从什么地方听来的，说他是战争期间在满洲赚了钱，这样也就满足了那些人的好奇心。

建筑完工的时候，人们看到和高墙一样涂成黑色的门，确认的确是一个叫深渊的人。用隶书写就的俗气的陶瓷门牌和电话号码牌一并挂着。宅邸看上去还算漂亮，但总感觉有些式样陈旧，没有什么情趣。另外，还有些阴森的感觉。很像番町的一个叫阿久泽家的房子。说白了，很像一个传

统的人家里住着一个《西游记》式的怪物，又会被现代人联想到梅特林克戏曲里的房子。

那是二月十七日的晚上。在其中一个有八个榻榻米大的房间里，有两个客人喝酒正酣。房间弄得极其煞风景，佛龕里挂着一张伤风败俗的文晁的画。主人身体肥胖，面色赤红，留着八字胡；客人一侧一一摆着深绿色布面的座椅。整理杯盘的是一个面色苍老，头发稀疏，眼睛翻转不停的半老徐娘的人，看上去像是女主人。从整个房间到每个人，给人的感觉像是一个新开业的料理店。

“不管怎样，还是有很多人去了，但真正攒下财产的人可谓寥若辰星。战争开始到现在已经整整一年了。说旅顺要陷落的时候，把所有的身家都变卖换了酒，然后把酒放到送那些渔民到大连的船舱底下。眼力不错呢。渔民的一个头儿，事情做得挺好，但却没挣到什么钱。酒要是我的话，有多少都能卖，你把它拿到了卖得好的地方来，所以就赚啦。”

一个客人酒喝得不少，说话时舌头有些不听使唤。另一个男子一脸络腮胡须不长不短，他在做汉语翻译。

“有气魄”，另一个客人随声附和地说。

“那些往鞍山站运酒的，把车主给绑了起来，把在路上捡的铁丝塞进他怀里，说怀疑他盗窃了军用电线，骗过了诚实的士兵而混了过来，这一场景是别人所设计不来的。”

说这话的是一个面色白净的新闻记者，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里面套着一个艳色的马甲。

这时，有一个面庞俊秀看上去来自乡下的女佣端来了烫酒壶。她一打开拉门，主人便给女主人使了个眼色。女主人慌忙接过，跟女佣人说：“有事会按铃叫你，会叮铃铃地响，你先在一边待着。”说完就关上了拉门。

新闻记者继续说：“那倒不错，但是先生他自己拿着鞭子‘驾，驾！吁，吁！’地吆喝，想走过这泥泞的道路，可不管是骡子还是驴子都不听他使唤，弄得一团糟。那吃力地走在满是高粱茬子的田地中的一幕，真是滑稽可笑。”记者用力地看了主人一眼。

主人苦笑着，在一口接一口地喝着酒。做完翻译的那个男子似乎想起了什么，他舔了舔舌头说：“托福，隔了这么久我们又找到了美味佳肴。酒又让随便喝，没有比这个更愉快的啦。总的说来，是因为兵站里没有过

什么好吃的啊。”

主人笑了一下，然后说：“你只要有酒和肉就可以满足了，真够潇洒的啊。”

“当然了！有大碗酒加上大块肉，那一切就齐了。之后他还要回到辽阳，一定要派公司的人。实际上这个事倒也罢了，他倒是想去一下中国南部地区。嗨，人生总有不如意的地方。”

“你倒是挺天真啊。可没有你得到那头驴的时候快乐。我是这么想的。不管是你，还是那个得到了驴的司令官老爷，我感觉都是个仙。我是在骑兵科，我讨厌穿这种衣服徒步而行，可是如果说有了这个可以不用徒步走的话，那胖司令官确实是个好人啊。之后那个驴子你怎么没处理了？”记者向刚做过翻译的那个男子问。

“什么啊，一到十里河就被兵站给夺去了。”

记者瞥了一眼主人，狡黠地笑了笑。

主人以同样的目光回敬了记者，然后说：“去那里的话，你的罪孽很深重，酒肉满足不了你。”

“嗯，这个没错，但是他现在要求有肉。金钱固然也不坏，但那只不过是获得肉的手段罢了。这一点和对金钱及其有关东西感兴趣的你不问。不过朋友中最好有你这样的人。”

主人挤出一脸天生的苦笑。“现在你说肉的事还行，可是在营口喝醉了的晚上所讲的那个事件确是很可怕啊。”说完他朝女主人那里看了一眼。

女主人从薄薄的嘴唇间露出黄牙微笑道：“小川你看上去一副慈祥的面孔，可实际上却是他的同党啊。”所叫的“小川”就是这个记者的名字。

小川好像是一下子被捅到了致命之处似的，原本还一副精神抖擞的样子，这时连手上所拿的杯子看上去都似乎有些不稳了。

“哎呀，酒已经凉了吧，来杯热的吧。”女主人从旁边瞥了一眼小川这样说，然后拿起了女佣人放下的烫酒壶。

小川把凉酒倒进别的碗中，接受女主人倒酒。

女主人一边倒酒，一边用甜腻的语调说：“不过小川，营口那个原来在我们这儿的孩还弄得了吧。”

这时主人从旁边插嘴道：“名古屋出身的也有不怕小川的啊。”

女主人还是从旁边看着小川说：“真是不一样啊。而且听说皮肤

还好。”

这时做过翻译的那个人突然大声说：“我倒想听听所说的了不起的地方在哪里。”

“住嘴！”小川严厉地瞪了他一眼。

主人一副肥胖的身躯，盘腿坐在那里，一边津津有味地喝着酒，一边注视着小川的表情，甚至包括睫毛的抖动。他把脸转向做过翻译的那个人，一副很轻松的语气说：“平山君好像还不知道那件事。哦，反正要住在这里，再慢慢地跟你细说吧。据说事情发生在黑沟台战斗之后，那时奉天总攻击还没有开始。在一个叫窝棚的村里，小川被分配到一个宿舍。因为是一个小村庄，人们大抵都出去避难了，所以也就空出了许多房子。小川以为隔壁家也是为了避难而空出了房子。可是一天晚上，他上厕所去方便的时候，听到房子里面好像有声音。”这个做过翻译的就是叫平山的男子。

小川感到有些困惑，但是事已至此，没有别的办法，一副“索性让他去讲吧”的样子，喝着女主人倒的酒。

主人继续讲：“厕所一如平常，只是把冻土稍微挖开一些，上面搭上一个板。小川跨到那个板上，一边忍着屁股被冻着的寒冷，一边侧耳倾听。这时他听到有什么东西发出的声音，感觉既不像是老鼠，也不像是狗。这就更加引起了他的好奇心。这一家从表面上看完全开着，用作炕沿的木头也不知道丢到了哪里去了，露出了泥土层。屋里面是泥土地面，堆满了称之为‘砖’的瓦砾。无论如何人们会想到这是沿着里面的墙堆起来的。据说小川在试图确定声音性质，就在那里听了一阵来进行辨别。在自己所跨的坑的正前方是一个有一人高左右的石墙，隔壁家的房山与石墙紧密地连在了一起。声音就是从最里面发出来的。从表面上看，这一带就是堆了一些砖。考虑到这些，小川下决心去看个究竟。当然尽管是去厕所，他还是穿了毛皮外套，提上裤子也不感觉冷了。正好在厕所旁边有被搓去了籽的向日葵秆儿，他扭下来两三根捆在一起做成了一个棒子。棒子靠墙放着，小川手撑着它，穿着沉重的外套灵敏地爬到墙上，向对面俯视。天空清澄，繁星点点。满地一片积雪。这时大概是夜里两点左右，但外面确实很明亮。”

小川嘟嘟囔囔地插嘴道：“人们胡说八道就是这样嚼舌啊。”“你能不能好好听一下。”有人对他说。

“石墙的另一侧也是堆着砖，这样下去就有落脚的地方。下去绕到房子的背后一看，那里也没有什么墙。窗户关着，是从外面用砖封上去的。在外面听了一会儿，声音就在窗户里面。从这家房子的构造上来看，感觉就是在炕上。表面上所看到的有泥土暴露出来的炕是这个呈钩形的炕的一半，剩下的一半埋在了砖中。发出的声音好像就是在那板铺炕里。这样，小川就无论如何想看个究竟了。于是他挪开了砖，把向上去的隔扇向内侧一推就可以了。不过这些砖堆得很随意，还没挪动十块左右门就有些要打开了。小川开始挪这些砖。这时声音好像一下子停了下来。”

小川停顿一下，喝了口酒。平山渐渐地热心倾听起来。女主人毫不疏忽地给他们三个人各自斟满了酒。

“小川一边一块一块地搬开砖，一边在思考，感觉好像不是为了堵死才堵上的，好像是一个出口。可是如果是出口的话，那外面堆的这些砖又无法解释。反正要是把放在床边的手枪拿来就好了，但似乎又没有时间可以回去取。回去的话，在一起的另外一个人就会被弄醒，所以他就放弃了这个念头。这些砖很快就被清理出来，手伸向窗户一推，没有任何阻碍就打开了。这时候传来了橐橐的响声，小川悄悄地往里一看，看见有谷草散落一地，接触到门发出了橐橐的响声。里面有类似于缸和筐一类的东西，有一半被谷草所覆盖着，有一个人，的确是人。身穿当地人穿的浅绿色外套，衣角处向上翻着，里面贴了层羊皮，背对着窗户，头伸到了谷草里面，看得出后背在瑟瑟发抖。”

小川举起了杯子又放了下来，表现出不安的样子。平山越发听得热心起来。

主人故意停顿了一下，分别看了他们两个人一眼，继续讲了起来。

“且说那个人的头发不是辫子。是个女的。在他明白了这一点之前，小川完全没有那种处于一个很危险境地的意识。好奇心，纯粹是一种好奇心，也会有这样一种驱动。用力喊了一声‘你’，但她只是发抖。小川跳到炕上，手搭在那个女子的肩上，把她拽起来冲着窗户方向一看，还不到二十岁的年龄，而且是个漂亮女人。”

主人又停顿下来，对比似的看了他们两个人一眼，然后慢慢地喝了一口酒。

“之后的情形暂且不表吧，没有什么稀罕事。什么时间，是谁，在哪儿这其实都是一回事。莫非中国人明白了怎么回事。被斩首的时候常常是

老老实实地等着被斩首。所以女子一般是服从。当然小川的好色秉性肯定不会轻易地放过那女子的。所以那女子服从是最好的。小川也并不害怕自己的面孔会被人家记住。”讲到这里，主人稍微看了一眼小川。但见他原本红色的面孔一片苍白。

“你快给我闭嘴。”小川的声音不大，怪异而空洞地回响着。

“嗯，好啦，好啦。这不就说完了嘛。”

“那些当地人悄悄地把食物从窗里运给她。那个女人半夜里吃，大小便在缸内解决，小川你闻到了吧。因为长得漂亮，不想给士兵看，所以才藏到那里的吧。虽然穿着两件羊毛外套，躲在谷草堆里面，但因为没有烧炕，所以还是相当冷啊。中国人的忍耐力可以说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那个女人躲在那些谷草里面，就是不想出来。”主人最后一句说得特别慢。

柜子上的镀金的座钟嘀地响了一声。

“已经一点钟了。该休息了吧。”说这话的是平山。

主客稍微磨蹭了一会儿。之后发生了什么不得而知。终于大家一起就寝了。为了把客人带到二楼，女主人叫上了女佣人。

一起站起来的时候，小川的脚跟感觉有些不对劲。

主人跟小川说：“刚才他所讲的是阴历除夕晚上所讲的，正好今天是初七。”

小川没作声，看了一眼主人，跟在女佣人后面和平山一起上了楼梯。

二楼是西洋风格，有好几个小房间。好像是为了让更多的人可以留宿而建成的。走廊里安有电灯。灯光昏暗。女佣人指着一间跟平山说：“您是这个房间。”

平山手搭着把手说：“再见。”小川听起来感到很别扭。

女佣人接着步履轻盈地往前走去。

“还往前吗？”小川问道。

“嗯，那面暖炉生了火。”女佣人一边这样说，一边把客人带到了走廊顶头的门前。

小川打开门进到屋里。煤气暖炉在烧着，开着电灯。不是真正的西洋式房间。小川感觉像他在家乡念中学时的宿舍。沿着墙壁有一个吊床，下面是一个收纳箱。尽管有暖炉，枕边还放了一个黄铜的火盆，有烧开水壶。旁边摆着一套九谷产煎茶用的茶具。小川喉咙有些干，往壶里满满地倒了一杯水，也不管茶是否泡好，马上倒入碗中，然后一饮而尽。之后外套也没脱就钻进了被窝。

躺下后，发现自己的头很痛，他想：“啊，酒劲儿上来了。是谁说的，

弧形不醉三角形醉，他好像是三角形了。再有都是深渊那家伙胡扯了那些话才引起了不愉快。那家伙倒是很奇怪。说到他，会不会开赌场啊。这小子。被子软一点还行，可这床挺讨厌的，就像炕似的。可不，就是个炕。啊啊，太讨厌了。”这么想着想着，酒醉和疲劳使他渐渐地昏睡过去。

小川一下子又醒来。电灯已经关掉了。但房间里还微微有些光亮。是不是从窗户透进来的？抬头一看，窗前一片漆黑。他又想“会不会是煤气暖炉的光亮啊”，一看的确如此。有五个矾土管并排着，只有下端燃烧呈现出桦树颜色。但是其火光照到暖炉前的半块榻榻米宽左右的地方时，只是呈现出了黄颜色。它和室内苍白色微暗的光形成了对比。小川想把电灯先打开，而抬起了身子。这时在正面的墙壁上他清楚地看到了一个意想不到的东西。那不是什么可怕的东西。看到它的时候，小川好像全身被水淋湿了似的愣了一下。他所看到的是一张红纸，上面写着“开业大吉”，吉字有一半分开了耷拉了下来。看到这个之后，小川好像是受到了暗示，没能够把目光从墙壁上移开。“啊，对啦，那个裂开的红纸耷拉了下来的下面都是谷草秸，在它的上面有长发在蠕动，浅绿色的衣服前襟开着，灰鼠色的内衣满是褶皱，那家伙就仰面朝天地躺在那里，只看见下颚而看不到脸。”他想方设法想看到脸。啊，看到了下嘴唇，看到了从右侧嘴角有像血丝一样的东西在流淌着。

小川不自觉地发出了声音，半起着的身体向后倒去。

第二天早晨，深渊家有医生过来，又来了警部、警察，很是杂乱。到了晚上，裹着被子的吊台被人抬了出来。

附近的人们在相互窃窃私语。吊台里的人是谁却无人知晓。有人说：“怎么还不得出个号外！”但最终没有看到。

第二天的报纸让附近的人等了又等。消息是同一个文章刊登在了各个报纸上。大概是某个通讯社所为吧。但是因为极其平凡的一个报道，读了之后没有不感到失望的。

“小石川区小日向台町某町目某番地因新屋落成，在从横滨市迁来的股份业主深渊某氏的宅邸，作为新宅庆祝会，二月十七日晚召集友人，举行宴会，热闹至深夜，有一二个人留宿，其中一人是主人的亲友芝区南佐久间町某丁目某番地住某新闻记者小川某氏当晚脑出血死亡。在新宅庆祝会上闹出了人命，源于深渊氏，实感不幸，附近人舆论纷纷。”

掉头的故事

芥川 龙之介

上

何小二一抛出军刀，便一下子懵懵懂懂地抱住了马脖子。他感觉确实是马脖子被砍了……不对，也许是他抱住了马脖子之后那么想的。不过好像颈部发出了“咔”的一声的同时，他抱住了马。于是马也受伤了。何小二突然向鞍子前侧趴去，马一声长嘶，鼻翼伸向空中，忽然之间冲进敌我不辨的乱阵之中，在一望无际的高粱地里一往无前地跑了起来。后面似乎响起了二三声枪响，这也只有他的耳朵如梦似的听得到。

比人的个头还高的高粱，被马接二连三地踩倒，像波浪一样起伏错落。这些高粱从四面八方或者扫着他的辫子，或者拍打着他的军服，或者擦拭着他脖颈上淌下来的血。可是他脑子里甚至没有时间一个一个地感受它们都是什么。只是被砍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在大脑中始终搅乱着自己的思绪，甚至令人感到有些痛苦。被砍了，被砍了。……他在内心里反复着，完全是那种机械地不断地用鞋后跟踢着已经是汗淋淋的马肚子的动作。

十分钟之前，何小二和同伙的一个骑兵，从我方阵地向隔着一条河的小村庄前进的途中，在有些泛黄的高粱地里突然遭遇到了一伙日本骑兵。因为太突然，所以连分辨敌我开枪的时间都没有。只会看到我方军帽上的红缨还有军服上的红条条，不知道谁拔出了军刀，将马头朝那个方向扭了一下。当然那时“万一自己被杀了”等等这些是谁都来不及想的事情啦。当时那里存在的只是敌人。或者说只有杀敌的事情。因此他们调转马头，个个都像狗一样一边咬着牙，一边猛然朝日本骑兵方向杀去。或许敌人也

和他们一样有着同等的冲动。一瞬间也是咬牙切齿，面孔就像映在镜子里一样，在他们左右出现。与那面孔出现的同时，有几把军刀在他们周围带着风声挥舞着。

之后多久，在时间上不大清晰。一人高的高粱秆就好像遇到了什么暴风雨似的被摇来晃去，在那摇晃的高粱穗上，悬着个铜色的太阳，这一景象记忆犹新。可是这种混乱的场面到底持续了多长时间，期间都发生了哪些事件，说到这些时都一概不清楚。反正在那期间何小二做了一件对自己根本没有意义的事情，类似发疯地大声喊叫着，胡乱地挥舞着军刀。他曾感觉军刀变红，但手上并没有感觉到什么。其中所挥舞的军刀把儿渐渐地变得有些汗涔涔的。随之很奇怪地感觉到有些口渴。这时他看到日本兵眼球几乎要爆裂出来，张着血盆大口突然跳到他的马前。带红道儿的军帽半开裂着，露出里面的短发。何小二一看，突然挥起军刀用力向帽子的上方砍去。可是接触到这一边军刀的既不是对方的军帽，也不是下面的头，而是从下往上挑的军刀的钢刃。其声音在鼎沸的周边喧嚣着，有点像冰冷摩擦的铁的味道，一下子钻到鼻孔之中。之后与此同时，但见对方在阳光反射下的宽幅的军刀挥舞在头顶画了一个很大的圆圈。这时何小二的脖子根有一种无法形容的冰凉的东西发出了“噌”的一声，飞了过来。

马儿驮着因为伤痛而在乱语的何小二在高粱地里漫无边际地跑着。无论跑出多远都是一望无际的高粱地。人马声、军刀的互相砍杀碰撞声等。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静了下来。秋日的辽东和日本也没有什么不同。

回过头来说，何小二在马背上一边被摇晃着，一边因为伤痛而呻吟着。在他咬牙切齿所露出的声音中，如果我们说是呻吟着、念叨着，那就会有稍微复杂的意义。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不是只因为肉体上的痛苦而呻吟着。是因为精神上的痛苦，以死亡为中心，令人眩目的感情上的变化在啜泣着。

他永远离开了这个世界，为此而无限悲伤。于是他憎恨让他和这个世界分开的所有人和事情。然后他又生那个“一定要离开这个世界的自己”的气。再有，这多种多样的感情一个接着一个无穷无尽地伤害着他。

因此，他伴随着这些感情的往来而或者喊叫“死亡，死亡”，或者呼唤父母的名字，或者在骂日本士兵。但是不幸的是，他一开口说就变成了毫无意义的呻吟。他已经衰弱到了这样一种程度。

“没有人像他这样不幸。这么年轻就来到这种地方打仗，而且就像一